

文

粹

十一

文粹卷第三十九

議甲 摠十一首

吳興姚

鉉 鉉 纂

郊廟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紹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禘祫議

韓愈

遷廟議

權德輿

立廟議

朱子奢

宗廟籩豆議

崔沔

同前議

韋述

張均同議

同前議

楊仲昌

昭陵議

權德輿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紹

臣聞禮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其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惟揔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進奏曰准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分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續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崛起曲豈沛豈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彌魏肇成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禮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隋其祀是弃三代之令典遵漢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曲豈公太公之不祀返古違道失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号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免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脩廟亦當毀尊

祖報本之道其隆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叅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帝之制請仍舊典謹議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犧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不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祚配祠良爲謬矣故

韓

三十一

董昕

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二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詎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_中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祖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醞慶

屈道事周道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傳
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舊
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昔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比日
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
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而大造於生靈請准
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
二祖德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
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
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
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
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
主宜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
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
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廢
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
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廢之
議事非經據音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
獻懿廟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廢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
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自至今一
朝遷之豈惟使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
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
在景皇帝雖爲太祖於其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饗之
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二祖宜
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
祧去祧爲壇去壇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曾立煬宮春
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
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
禮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躬祖

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頻合祭其實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伸孫之尊廢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躬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爲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臣乞召對面陳得失庶有明發謹議

遷廟議

權德輿

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右伏准今月十六日勅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當躬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至武

王

王

楊邦

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爲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以大皇別廟未成故權設對祫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已下爲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運移于晉不以兄弟爲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躬祭運移于宋初永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士議范宣請特築一室韋泓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裝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向議竟不行宋齊梁陳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存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躬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多祫於是正太祖於東向藏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謫祖爲昭太祖爲穆此誠乖疑倒置之失者也

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鮌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為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鮌安知說者非啓與太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宜則可闕殷祭非尠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頔等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宇文炫二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分饗禘祫加幣玉虞主而枚卜瘞埋膚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廟及祔于德明與聖二說最為可據明德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於初立此又易行伏以明德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為殷向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明德流光無窮啓皇運於後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為玄猶周人祔于先公之祧也此亦亡於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義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熟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儆劉執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議禁中乃今累叨睿獎獲貳宗

藏夾室

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慮裁擇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已下昭穆既列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以短歷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加廟數太祖尊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帝居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主無有異議今上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鄉食王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
祫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祫之時太祖固序昭
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斂幣玉其祫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
門外之道左以爲比類彼主命幣王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
主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斂而藏之徹而埋之
豈如栗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況兩階之間與
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
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已下虛東向并貞元八年十一月兩
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謹奏

立廟議

朱子奢

臣謹按漢丞相章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拜君
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

卷八

四十一

三十一

咸翫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今歷代禘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
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疑慎
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使天子
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所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准冠履同
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
五廟纔與子男相呼以多爲貴何所表乎愚以爲諸侯立高祖以下
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
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
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
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爲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
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庶上依晉
宋傍愜人情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
不崇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乖闕里學
滅秦庭儒雅既喪經籍堙殄雖兩漢箕箒脩絕業魏晉敦尚斯文
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

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略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鴻慕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爲萬古之彝彝則臣等奉述敎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于寶之徒或學惟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今古咸以爲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偏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焉况復禮由人情自非天降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及七代得加崇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理之日

宗廟加籩豆議

崔沔

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汚樽坏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芻絜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玄樽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豆籩豆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讌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異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

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親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剖鮮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勅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口助增虔誠其進貢珍著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服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美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羹美時饌也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味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魯人丹相宮之楹以刻其桶春秋書以非禮禦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臣竊據禮文有小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救厘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可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

同前議

韋述張均同議

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且由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老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雍瓦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食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食有體薦宴有折俎杜元凱曰饗食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共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處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

且人之嗜好本無憑准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甘艾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艾及祥宗老將薦艾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著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芣繫雅有行葦門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簋簠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護可息而篴篥篪篥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爲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爲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壘栗蒸嘗不過把握天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於物不求曲盡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爲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制

同前議

楊仲昌

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祭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尚藝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爲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蕒藟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著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爲上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簋食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爲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豆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

昭陵議

權德輿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焚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蜀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異久遠便人又爲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僚同商量可否聞奏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絜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爲異况舊制既毀新宮是修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級引爲易饗獻之禮是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爲饗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藝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列井以備薦著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爲大而以人力勞逸爲細若於事爲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虧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爲遠近耶臣愚以爲但在栢城之內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馭奔走以役于其宮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馭奔走亦不可以不勤也於是選大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負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進以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

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以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祭彝鬯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指掌其事而隳壞其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自不然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籍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去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吳興姚

鉉

纂

明堂

明堂議

孔穎達

同前議

魏徵

同前議

顏師古

大享議

馮宗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雅樂

三朝行禮樂制議

三朝上壽有樂議

徹食宜有樂議

並杜佑

車服

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公卿已下冕服議

楊炯

刑辟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復讎議

韓愈

駁復讎議

柳宗元

明堂議

孔穎達

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宜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前羽蒿為柱肯茅作蓋雖復古今興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席惟葦藁結器上陶甒用罍粟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迴綺閣凌雲考古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西復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是臺下即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

君羊臣詳議

同前議

魏徵

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錄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蠡起是非舛牙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

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彬言居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衆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則又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爲百王之懿軌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

同前議

顏師古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黃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号別創規摹衆說舛駁乎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縱衡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爲准的實亦蕪昧然周書之叙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立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文王居明堂筮扁帶以弓韉禮于高禩九門磔攘以禦疾疫置梁陰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一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爲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展南嚮而立明堂者明諸侯之尊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太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展受朝常居出入旣在臯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安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哀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在國之陽三

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已之地穎客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音爲巧說並出自曾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宜居彝則尚或補漏況鄭氏臆說淳于諛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軌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略而不論

大享議

馮宗

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檐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已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仰協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大和焉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堙墜詳據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

卷八

八

禮

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恒取景已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祖天皇帝箕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遙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摠禁闈之政藉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圯之期躡和喜從權之制以爲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亨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闈儲精密宮室爰從朝饗食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爲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誠煨燼甫邇遽加修復況乎地殊景已未嘗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貞虔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

憂豈容沈默當須審巧曆之計擇繁省之宜不便者且里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以此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十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宮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祇抄撮舊禮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所次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爲明證在臣誠實有疑

三朝行禮樂制議

杜佑

晉司律中郎將陳頌云昔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夔鹿鳴今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羣后行禮東廂雅常作者也後有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律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左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代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二三拜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其幣帛笙篳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及叔孫通所制漢儀復無別行禮事荀氏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又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荀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祭之義食舉歌詩十二篇元筆群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耶荀譏鹿鳴之失似悞昔謬還制四篇復龍襄前軌

三朝上壽有樂議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詩文惟詩雅云再拜稽首天子萬壽豳風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是髣髴其古者詩工比日歌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興叔孫通定禮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畢復置酒侍坐殿上皆伏尊以卑次起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鍾鼓無有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郭瓊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爲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已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漢故事鄧吳及瓊等食舉之曲舉時增損張華上雅樂詩表云魏上壽食舉時及漢代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皆未合於古雅漢故事則云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辭會其注當是闕文晉代歌詩傳玄述具存

徹食宜有樂議

周官云王大食三宥皆合鍾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樂今但有食舉樂食畢則無樂按膳夫職以樂侑食禮記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如此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也

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下皆乘車而以馬爲駢服魏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眄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馮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浚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旣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褻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鞮而昇鎧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驕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長裾廣袖檐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

入於旌戚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隊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絳駮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群公祖二疎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躬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珮用捨無忤况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有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摧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公卿已下冕服議

楊炯

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

卷八

五十一

華明

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卯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有尚矣夫日月星辰光明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露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而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也雖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持以生象聖王爲物之賴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己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思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鳥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

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雖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之神也粉米由之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服能事又於是乎異矣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之四靈之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與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鈔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從龍之氣也茹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爲草目此盡不經之甚也又鸞鳥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鸞鳥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鷂者執鳥也適可以辨刑曹之職也能羆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爲水草而無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茹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請爲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茹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音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毛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裘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爲制今爲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號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或由是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有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藉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錢刀爲下幣夫三幣中握之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

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不足以懲重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之從今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可行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爲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淠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錢輕禁寬則禁嚴則止止則弃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之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漆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益鑄者無因而鑄無因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復讎議

韓愈

右伏奉今日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飭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信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

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罰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謹議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君先者父爲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不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嚮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讎其誠僞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先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曾介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君先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熬焉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止有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

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救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君先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也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敵讎者哉而議者反以爲戮贖刑壞禮其不可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法令如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獻

文粹卷第四十



文粹卷第四十一

議丙 摠一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謚議

唐丞相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獨孤及

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

梁肅

唐丞相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誼謚議

獨孤及

駁議呂誼

嚴郢

重議呂誼

獨孤及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唐隴石節度經略大使郭知運謚議

獨孤及

駁議郭知運

崔厦

唐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獨孤及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古諸侯世子謚議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獨孤及

太師稟天純懿為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道賦政送往事居

叶恭秉彝動固違德惠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

剖竹四郡刀尺之下無滯用襦袴之內無貧人洛陽居守東夏輯睦天

寶之年二京為戎皇輿西狩億兆左袵太師踐危機不易心處橫潰不

忘國奮身拔跡於豺狼之口道不汙而節不奪忠之大者至德乾元中

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脩漢宣故事用刑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叅

為師持清靜守職勵翼王度將順事典人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

能官人慎選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群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肩袞

職者光映冊府當代榮之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蕃並為三司太

師有焉夫九德咸事實為之首百工惟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天眉壽

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沒以謚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

後代或三字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侯留文成

侯是也蓋其跡大名盛則禮優謚崇太師德冠搢紳位侔周召將加

誅謚之制宜以贍留為准謹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賢具有成曰

獻稽千載之令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謚曰懿獻謹議

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代太常荅蘇端駁議 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敘其德沒以謚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之美惡

蓋書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取



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衆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爲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斃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周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況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踈焉簡適見清節文有發載之惡皆漏泄致辭患自掇也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餗公膺大任任職月錢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啓悟而責之乎昔季文子三尹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以爲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志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

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接禮曰文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旣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之闕併貴於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玷不得謚邾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數名實形於公論宜也取坦然明白彰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衡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條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爲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宜然後擬議則于古莫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二蘇魏足爲定制乎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云爾

唐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誣謚議

獨孤及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參其論在台司齷齪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為荊州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斂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為主戮陳希昂按申太芝之姦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德已來荷推轂受賑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政脩人和如諲者蓋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挹濁流者難俟清整林分絲者難為工諲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臂使指闔境無拔葵啗棗之盜而楚人至于今猶歌詠之其識略必有過人者雖勿寢之其可乎按諲法威德克就日肅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其形容請諡曰肅謹議

駁議呂諲

嚴郢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諲昔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榛扈蹕靈武忘軀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嘉謀嘉猷獻

徐明

三

徐明

可替否之跡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温樹不言難可得而知也至有爛焉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哭議事失入時宰苗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為之省所全活者蓋血數百人明主收霜電之威聖朝行寬大之典者繫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為務故相國房公琯故吏部侍郎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黃門侍郎杜公之蒞江陵也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谷以幕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熙五典克從者資公之舉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也戢兵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為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日在台司齷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扶瑕掩瑜之論非中適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諡比日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口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弘規不可備舉傳敘八

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曰忠肅謹議

重議呂誣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誣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群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荆門之政為仁由己略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 著者有司之職也其閱實訟獄在未執政之前前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賢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儀凡歿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廷辯可否且在衆議今駁議撰謚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言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奠缺之恪德臨事審再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譽言正稱貞則遺其宏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為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靜慎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

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謚未知所出何品式請具諱當以爲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苟靖恭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爲謚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諱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寧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爲美魏晉已來以賈誦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旣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爲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臣權德輿議曰李揆端莊粹溫潔廉淑慎用文章術學資適逢時奮其英華以取貴達如良庖投刃無復肯綮歷諫曹左史司王言貳春官以至於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誼藩身奉法遵職官曹無牾政姻族無倖人東帶山立敷陳前志檢然而溫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甚夷昔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揆實有之建中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望將命殊俗結華夷之信董衣裳之會已事迴車歲當興元匪躬靡盬至河池而歿追錫司空恩禮有加按謚法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于位曰恭揆果行求已致位台司歷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業不曰率事以信乎及逾懸車之年奉絕域之使受詔即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復於左轂不曰不懈于位乎昔韋玄成翟方進以經明爲漢相而皆謚曰恭述揆所履節以一惠勤官死事炳然昭明有司易名請以恭謚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略大使兼鴻臚卿御史

中丞贈涼州都督大原郡開國公郭知運謚議

獨孤及

郭知運驍勇有謀善於用兵起行間爲唐上將當時唐興百餘載矣天

下元富太倉有二十年之蓄皇宗循漢武故事方銳意拓土知運適與時會遂扶乘天威奮其材力敢與虜确故能破默啜可汗以靖北庭敗吐蕃誅康待賓隴底以西烽火為息慰薦麾下吏士任必以材往往超倫績用茂著王君奐以果勇代處分閩之寄牛仙客出將入相以清幹信謹稱斯又獎拔之明也當時議者謂知運與郭虔瓘王峻薛訥並為中興名將至今隴上將士思之或有起祠宇於故城遺壘尸而祝之者上元中肅宗加太公望以武成王之號知運列於配食之位則其勲伐事業宜有以美稱易其名者謹按謚法服叛懷遠曰威易曰厥孚威如擊乎辭曰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虞書曰董之用威傳曰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則威者聖人所以佐仁義以齊天下者也施於名號可以表將帥之德請謚知運曰威謹議

駁議郭知運

崔履

左司員外郎崔履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謹按禮記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為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或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節度既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作節度嗣子英又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立勲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禮會無妄之求况節度當開元初贈贈特加碑誌逾等皆出恩命追悼之過亦已當矣今又鹵莽外於典章追送往之闕遺啟將來之冒昧况今裂土者接畛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節度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譏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次葬易名時也古有關禮追遠請謚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至隱公元年十月已改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戌請謚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謚况帝王殊塗不相公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

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爲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己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耳若知運者處方面之寄位列九卿茂勳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專征者雖逢風雲化爲侯王其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殺禮竊謂近詆乾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内外文武具僚之先悉蒙恩錫或音徽久沐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歿代遠近爲限夫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今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擊柝之聲聞於秦雍知運與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汧隴之西左袵是懼今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況夫謚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覩惡謚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爲歿者之子孫以爲哀榮寵贈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勳苟位至上將則謚不可廢豈以其子之存亡爲請謚之可否竊稽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謹議

唐故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獨孤及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覆沒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宥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昇勢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西向而辭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對某以爲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蓋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石丐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爲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丕孔悝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

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勦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持操于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志死矣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矣請謚曰貞烈謹議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獨孤及剛方直清根於性術其修身蒞官確乎處中立言遣辭有古風格辯論裁正昭德塞違濬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樞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焚書而秉方冊則及之爲文可徵矣其爲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宜爲太祖者詔下庶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大二日以爲景皇帝始封於唐天所命也於是定議爲一代典法新平長公主之子裴敖尚永清公主欲以他宗主婚及相禮上陳不可竟得以裴僕射遵慶爲主當時稱之定呂誣盧奕郭知運之謚用禮文憲度得褒貶之正凡所往復詞旨堅明其理舒州屬歲飢早鄰郡庸亡什四已上而舒人生聚悅安不知凶年優詔褒異就賜金紫其初在濠其後在常皆因俗爲理人用愛戴雖不得居公卿長帥之任然其奉常議論三郡績用亦足以列於文苑附於循吏按謚法曰博聞多能曰憲薦可替否曰憲愚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訓作爲文章以輔教化是爲博聞位叅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爲多能定宗廟之饗食爲薦可正婚姻之至爲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請謚及曰憲謹謚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爲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爲然居易獨以爲不然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榷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旣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

心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瞍蓋以烝烝之文俾
不格於茲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慄祗戴而為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
兆則讓位去國為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為公
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負
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
書美曰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
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為恭猶曰薄德今
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啻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奚齊卓殺子懷公殺
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不鄭祁舉共華晉華叔堅驪顯暴虎持官山祁慶鄭狐空瑕生郊芮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
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如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
於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輝
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
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
書名以賤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
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
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
豈容易哉蓋善惡始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
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錄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
不亦誣乎

文粹卷第四十一

申生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錄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文粹卷第四十二

議戒丁 摠一十二首

吳興姚

鈇

箕

歷代是非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魯議

高郢

漢高祖僞游議

高參

貓鼠議

崔祐甫

酷吏傳議

權德輿

世祖封不義侯議

權德輿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適

喪制

魏徵今狐德榮同議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東之

定服制議

田再思

改葬服議

韓愈

服母齊衰三年議

崔祐甫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大
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秦誓
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妾徻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爲反經非聖不可
以訓莫此爲甚焉嘗試言之夫無聖人無作作則爲萬代法仲尼美

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
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未受命未有父受之而
子後革命父爲天子云未受當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
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
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
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大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
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物是皆反
經者也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爲上
下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間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與
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謠所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
盈則湯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爲之者也若殷道
未絕紂凶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聖
者也予以爲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爲海內所歸往武
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爲作周也秦誓言紀年蓋武王
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爲受命之歲仲尼憲

章文武故因而敘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爲之數也文王既歿經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魯議

高郵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爲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視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爲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効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喪是周公不得爲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餽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爲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大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大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爲萬代之準不爲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爲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

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勳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爲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表不亦宜乎

漢高祖僞游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僞游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合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僞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命圯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嶽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圯四嶽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爲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縮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恥襲侵之事况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觀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寤寐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貓鼠議

崔祐甫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爲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食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兔彼比日以時殺獲爲國之用貓受人養育職旣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彊吏不勤扞

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雜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治平天符荐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貓鼠則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徼巡貓能致功鼠不爲害

酷吏傳議

權德輿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二傳以誠世爾而後以到都爲酷吏傳首愚有感焉都之爲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爲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臣斂手反目爲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入居命卿出摠郡守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旣首冠

粹九

十三

庚

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以夫推埋沈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爲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洪軌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涖官無處父之華異申張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恍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論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蒼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音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蒯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爲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之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

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狙忍時伺卧寢遂使命懸僕隸蒼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爲不義侯愚以爲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漢爵爲不足勸春秋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其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議罪孰甚焉況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爲刑賞使天下陪臺廝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徼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換之源棄名器而汨彛訓且以憲令爲戲時風浩浩蕩蕩而不復至使相靈不道山陽脅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適

昔漢祚凌夷相靈棄德官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宰巨非補衮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顛而不扶禍則先唱興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倚死牆壁之間北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爲名故兵挫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姦邪驅感東人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糜爛剝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郿塢方盛殊不知禍及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質允誠天假布手母妻屠戮種族無留懸首燃臍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慙卓之不臣而務其爲鬼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相玄父子可享於江鄉故朱弟兄可祠於朔上嗟乎仁賢之魄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魂沉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暴悖之鬼哉適竊奉吹噓庇身戎幕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仁義之本昨忝高會敬受德音今具賦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尚書王者望祇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內之山川亂臣不言淫祀無取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毀

定服制議

魏徵令狐德棻同議

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

雖爲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爲母之本族姨乃外成他族求
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母稱舅甥之國秦
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循名喪實遂
未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是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
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周未
嘗同居則不服爲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總然則
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
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過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
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言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
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曰推而遠之求
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爲是
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
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孔都則端肅致
感馬援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
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
鬱平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辰聖
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疑神遐想以爲尊卑之
敘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禮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
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群經討論傳記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
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諸儒所守牙有異同詳
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案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
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周年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
婦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報其弟妻及父兄亦
小功五月舅服總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謹議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柬之

夫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案春秋魯僖公二十三年十二月
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元凱注云僖
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芻皆有玄纁束
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爲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羊
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內何以譏三年之內

不啻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書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滿三年而啻婚也案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經書十二月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丘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況丘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惟爭一月不爭一年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鬯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篇中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服吉而歸亳宅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證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月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傳至殮訖方始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閒傳云暮而小祥食菜果又暮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暮之喪三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暮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脩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博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

會列於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才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見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禫言檐檐然平安之意今皆二十七月後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為免喪矣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懷未盡而擗踊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藐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棄禮實為乖僻夫去縗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為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為姊服鯉也不能過其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己也至若孔鄭何杜之徒並命代挺生軌模來襲宮牆積仞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必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莠言所有倚撫先儒願且以時消息

服母齊衰三年議

田再思

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威降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姓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為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不聽其子服出子游為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已來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玄以為二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月又改葬之服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子繼育乃為之服又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執采古求遺亦為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故曰會禮之家名為聚議寧有定哉而父

在爲母三年行之已逾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宗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爲律後王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取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改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亦息乎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見君也公卿大夫執羔鴈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則墨劓官刑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不五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兵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裳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爲痛心可爲慟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不能母之親子也賢而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爲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麓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盡慙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喪服總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衣苴葉季父不服總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翟輔論舅之寃寧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矣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今與舅而宗姨是陋今而榮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爲刊復實有用有疑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并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服之且取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

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
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
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
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
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
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
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
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
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
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啣齒其墓魯隱
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有闕之類是也喪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
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
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
葬於其山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
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列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
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
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惟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
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
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
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
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
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列
雅度精誠其儔蓋寡祐甫昔年嘗爲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
故狎焉大曆七年余寓除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
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軌瞻望德門軌躅每替亦感恩者
之所慰幸也公理又諗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
望哉蓋示今議之利病猗歟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爲
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闊視光

車美服爲貴爲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諛狹不略我衰憊念茲虛膺之戚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詢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多可以鎮方域況其渺瀰旣廣嶄率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郴州見之龐歎州濬或以疾而歿或遇戕於汝豐韋氏出涕洟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友交也於是斂匕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從感容而已又間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叅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卜日爲宴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宇捐館於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爲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爲尚書倅僕感杜黃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嗤鄙之詞充牣於聽謂我推夫農叟之智也好我者頌感而相誨曰慎無以方枘施圓鑿自取辱焉諄諄然如不能僕懦夫也因是而自悔乃其宴也太庖具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夫膳夫歛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輿曳之無筭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旣成客或謂祐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嘗知其風味公直簡諒則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剝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去盍辯焉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孰之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勤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藉甚盛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祁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招樂真憂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爲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縱

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褒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
為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
射雖不腆中臺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為尚
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勸故君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
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僕宣子之僕宣子之僕
及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
焉豈當不懷重公平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子何見過深也
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
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
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
刻石而美之於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
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昔公死黨茲或近
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
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

文粹卷第四十二

雜文

二十一

俞昌

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褒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
為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
射雖不腆中臺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為尚
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勸故君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
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僕宣子之僕宣子之僕
及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
焉豈當不懷重公平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子何見過深也
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
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
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
刻石而美之於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
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昔公死黨茲或近
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
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



